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

书号
总记

ES-1.4/
TCDd29

121413



中国革命音乐家故事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7800

少年儿童音乐知识丛书

中国革命音乐家故事

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

人民音乐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少年儿童音乐知识丛书
中国革命音乐家故事
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

*

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50 千文字 3.75 印张

198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2,800 册

书号: 8026·3613 定价: 0.28 元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	
书号	ES.1.4/ TCDd29
总号	121413

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	
书号	7400.534
总号	121413

目 录

暴风雨中的海燕 向 延 生 (2)

——我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聂耳

中国人民的骄傲 东 彬 (16)

——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

音乐家张曙的故事 田 青 (29)

《松花江上》和它的作者张寒暄 梁 茂 春 (40)

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韩 建 邠 (49)

——麦新的故事

为革命谱写美好的音乐 张 前 (62)

——安波的一生

忠诚的战士，辛勤的园丁 九 地 (73)

——怀念向隅同志

音乐家马可走过的道路 任 实 (88)

让理想插上歌声的翅膀，飞翔！ 郑小提 陈 莲 (101)

——介绍音乐家郑律成



张 耳
(1912—1935)

暴风雨中的海燕

——我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聂耳

向延生

岁月艰难 勤奋好学

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，我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聂耳(原名聂守信，号紫艺)出生在祖国西南边疆风光明媚的春城——昆明。他四岁的时候，以中医师为业的父亲因患重病去世，此后全家五口人的生活，都靠母亲彭寂宽继续给人治病、经营中药铺“成春堂”以及帮人做针线来维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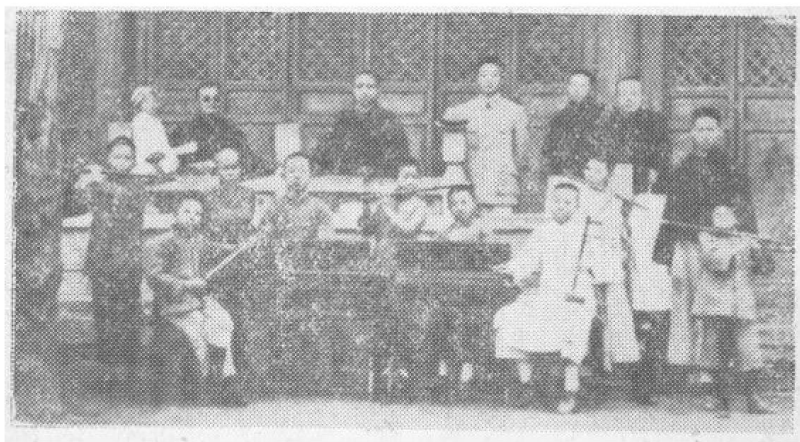
聂耳从小就常听母亲讲古人刻苦求学的故事。他在上学以前，已经学会了五、六百个汉字。进学校以后，他勤奋好学，各门成绩在班里总是列为优等。聂耳知道家里的生活十分困难，为了节省买书的钱，他用自己的抄写的课本读书。春节的时候，他又利用假期在街头摆摊，贩卖春联来补助家庭的收入，放学回家就帮着母亲料理家务。聂耳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勉强读完了初中。

初中毕业以后，家里实在没有能力再供聂耳读书了。这时候，恰巧云南唯一的公费学校——省立师范学校招考新学制的高级师范生，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师范学校高级部的外国语(英文)组。当时的公费学校，虽然免交学费，但是入学时要缴付保证金，此外书籍等费用也都得自备，聂耳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能继续进学校读书，她东奔西走，四处借贷，才凑齐了这笔费用。

聂耳深知求学的不易，因而倍加刻苦学习。聂耳在学校里不仅各科的学习成绩很好，而且对戏剧、音乐、体育等等都十分爱好。当时他既是话剧活动中的骨干，又是排球、网球和游泳的能手。在愉快的郊游行列中，更是少不了这位天真活泼、喜说好动的青年人。他利用假日几乎跑遍了昆明近郊的各个湖山名胜：翠湖、海心亭、大观楼、西山、龙门、滇池、黑龙潭……。聂耳从小就热爱祖国秀丽的河山，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……。

聂耳在童年时期，就受到了云南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艺术的熏陶，爱好十分广泛，兴趣日益增长。他常常跑进茶馆里去欣赏滇戏清唱。逢年过节，又钻到人群里去观看云南的地方歌舞剧“花灯”。他的记忆力很强，回到家里就能够把听到的曲调和唱词，有声有色的

唱给人听。聂耳上小学的时候，跟着隔壁一位老木匠师傅学会了吹笛子。后来又学会了弹三弦、拉二胡和小提琴。在求实小学的学生音乐团里，聂耳除了能演奏各种乐器以外，还曾担任过指挥。他的两个哥哥在聂耳的带动下，也对乐器产生了兴趣。有一段时期，常在晚饭后，他们与一些会乐器的小伙伴在他家里临街的阁楼上，用笛子、胡琴、三弦、月琴等乐器合奏《梅花三弄》、《苏武牧羊》、《木兰辞》、《昭君出塞》等民间乐曲。每当优美的乐声一起，总是吸引着成群的过路人停下来欣赏他们演奏的音乐。



学生音乐团的合影。前排左起第二人(手持三弦者)即聂耳。

追求真理 不怕风险

聂耳上中学的这段时间(1925年—1930年),正是我国的社会动荡不安,革命形势急骤变化的时刻。喜爱学习的聂耳,通过阅读《东方杂志》的“李宁”(即列宁)专号、《环球旬刊》、《生活知识》、《创造月刊》、《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》以及鲁迅的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等文集,增加了知识,开阔了眼界,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与教育。大革命时期广泛流行的《国际歌》、《工农兵联合起来》、《打倒列强》这些充满了革命激情的歌曲,更是在聂耳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聂耳后来正是继续沿着这条革命的道路,创作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歌。

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,无数革命先烈惨遭屠杀,云南很快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聂耳所在的学校不断遭到军警的搜查,经常有进步学生被捕。在这严重的关头,在生死的考验面前,追求真理的聂耳于一九二八年秋天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直接在共产党员李国柱同志的领导下,做过印刷、散发革命传单等秘密工作,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。聂耳在地下党的领导下,积极参加了当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,打倒屠杀云南学生的国民

党官僚李伯英等革命斗争活动。

一九二八年底，由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悬殊太大，年轻的聂耳认为必须投入到武装力量中去，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。他曾瞒着家里考进了云南军阀范石生的学生军。随着受骗的新兵到了湖南。半年的军队生活，使聂耳经受了一次严酷的实际锻炼，但是军阀部队的腐朽本质与聂耳的革命理想是格格不入的，于是借着部队整编遣散的机会，聂耳又回到昆明省立师范学校继续学习。

经过这次挫折，并没有使聂耳的革命意志因此而消沉，他仍然以文艺为武器，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和斗争。一九三九年，昆明城里军阀的火药库发生了大爆炸，无辜百姓死伤数千人。党组织在“济难会”的掩护下，竭力救济灾民和被关在监牢里的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。聂耳作为“济难会”的主要成员，以高度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，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。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，他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，聂耳只得告别了亲人，匆忙地奔赴了上海。

刻苦磨练 战斗成长

一九三〇年七月，聂耳来到上海，在一个经营布匹、香烟的“云峰申庄”里当店员。店里只供应他食宿，

没有工资，生活极其清苦。但是，富有上进心的聂耳，除刻苦自学英文、日文和小提琴外，仍然自觉地攻读革命文艺理论。聂耳到上海仅仅两个多月，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“上海反帝大同盟”虹口区的组织，积极从事抗日游行示威的活动和斗争。

不久，“云峰申庄”宣告歇业，聂耳这个年仅十九岁的青年，为了生活，到处奔波，寻找工作。一九三一年四月，聂耳终于以乐队练习生的名义考进了“明月歌剧社”，解决了吃住两大问题，并且有了一个可以安心学习音乐的环境，他感到很满意。

这以后，聂耳抓紧时间，每天经常练习六个小时以上的小提琴，即使是晚上演出到很晚，第二天清晨，也常常是不到六点钟就起来拉琴，晚上一有空就又跑到屋顶上去继续练习。这时，他在明月社“小老师”的辅导下，小提琴的演奏水平有了迅速提高。后来为了进一步掌握小提琴的技术，他找到一



18 岁的聂耳(1930 年
春于昆明)

个外籍老师教他小提琴，可是学费很贵，他省吃俭用，有时甚至去当铺^①典当衣物来交付学费，也从不间断学习。

这个时期，他还坚持自学各种音乐知识和作曲理论，并通过听唱片、研究乐谱、参加音乐会等等，熟悉了大量的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和世界各地的音乐名作。此外，他对汉语的发音学、声韵学、声调的变化规律以及词汇与乐汇如何结合等等，作过专门的学习与研究，这些都为聂耳后来的创作，打下了必要的基础。

聂耳在刻苦钻研音乐的同时，仍然注视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。一九三二年四月，聂耳通过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在第一次会面时，他就倾吐了对共产党的渴望，表明了他想学习更多的革命理论，叙述了他想通过音乐这个武器能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事……。不久，他便参加了由任光、张曙、吕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“苏联之友社”的音乐小组。

在党组织的引导下，聂耳广泛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，经常给报刊杂志撰写电影音乐评论文章。当时，“明月歌剧社”的领导人为了迎合落后群众的低级趣味，单纯追求票房价值，大量散布黄色的靡靡之音。聂耳用

① 在旧中国，一种以收存物品作为抵押，从借钱给人当中进行剥削的高利贷店铺。

“黑天使”的笔名发表了著名的《中国歌舞短论》一文，文章在肯定黎锦晖的作品中有“反封建的因素”的同时，批评了明月社领导人黎锦晖“为歌舞而歌舞”的错误；提出了“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，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！”希望他“向那群众深入”，“创造出新鲜的艺术。”

聂耳的这些忠告，没有被明月社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接受。聂耳自己在日记中总结说：“我实在不该和这般没有希望的人去鬼混，我要做的事，还多着呢！我是一个革命者，……”聂耳最后就是这样以“反叛者”的姿态离开了“明月歌剧社”。

一九三二年八月，聂耳来到北平，想进国立艺术学院学习，但是没有被反动当局录取。这时，他利用一切时间，积极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左翼音乐家联盟的各种活动：写文章、演话剧、在群众集会上用小提琴奏《国际歌》、搜集北方民歌、去天桥贫民区体验劳苦人民发自内心的呼声；同时继续顽强地坚持学习小提琴。但是终究因为生活上没有保障，聂耳不得不又返回上海去寻找工作。

开路先锋 战歌嘹亮

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艺的“文化围

剿”，聂耳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投入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，先后在联华影片公司第一厂、百代公司音乐部和联华第二厂工作。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九三三年初，聂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他入党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聂耳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音乐作品。

聂耳当店员时，就常到黄浦江码头去倾听工人们在搬运沉重的货物时的劳动号子声。以后，聂耳随“明月歌剧社”乘船去武汉，半夜抵达九江时，他又听到了这类号子声。聂耳在日记中写到：“一个群众的吼声振荡着我的心灵。它是苦力们的呻吟、怒吼！我预备以此动机作一曲。”

一九三四年，聂耳为了给田汉编的小歌剧《扬子江暴风雨》谱写《码头工人歌》时，又多次来到黄浦江码头，眼见着码头工人们一边喊着“唉伊哟嗨”的号子，一边汗珠直滚地背着大麻袋、木头箱在卸货。聂耳把这些感受和他从实地采集来的工人们在血汗中的呼声，创造性地谱写到了自己的歌曲中。聂耳形象地表现出码头工人们“为着两顿吃不饱的饭”、“从朝搬到夜，从夜搬到朝”的劳动情景；控诉了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。歌声最后呼喊出“一辈子这样下去吗？不！兄弟们！团结起来！向着活的路上走！”

为工人阶级指明了斗争的方向。

小歌剧《扬子江暴风雨》第一次演出时，聂耳扮演了剧中的主要人物——打砖工人老王，当帝国主义者开枪打死了小栓子的时候，老王抱着他孙子的尸体，与码头工人们一起高唱着《前进歌》，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，最后终于在游击队的支援下，取得了胜利。



《扬子江暴风雨》1934年
6月初次上演。

《扬子江暴风雨》的演出，获得了上海舆论界的好评。聂耳的出色表演不仅显示出他的优秀艺术才能，更主要的是他把热爱祖国、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倾注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中。

《大路歌》和《开路先锋》是聂耳一九三四年为影片《大路》写的插曲。歌曲深刻地表现了肩负着时代重担的青年，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勇斗争的豪迈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成功地刻画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。

聂耳喜爱孩子，尤其对生活在饥饿线上的贫苦孩子们不仅给予深切的同情，而且给他们指出了希望和光明。在他为孩子们写的六首儿童歌曲中，《卖报歌》是其中最流行、最受孩子们喜爱的一首。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，曾经多次停留在上海热闹的八仙桥火车站，以无限同情的心情，观察报童们的生活：无论是刮风下雨，还是严冬盛夏，他们都整天喊着沙哑的嗓子，到处叫卖各种报纸，靠获取行人和乘客手里的几个铜板，维持着饥寒交迫的生活。正象《卖报歌》中所唱的：“大风大雨里满街跑。走不好，滑一交，满身的泥水惹人笑，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。”在歌曲结尾时，有着崇高理想的聂耳，也把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倾注到了这首儿童歌曲里，歌中最后唱到：“痛苦的生活向谁告，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。”

一九三四年，电通影片公司在地下党的支持下，完成了影片《桃李劫》的摄制工作，其中号召学生们积极起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《毕业歌》，就是聂耳为这部影片写的主题歌。

聂耳还在学生时代就是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的骨干，直接与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。来到上海以后，曾多次参加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。在“一·二八”事件中，他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

海的罪行，更是莫不义愤填膺。他把这些亲身感受和满腔热忱，用鲜明的音乐形象体现在《毕业歌》中。影片《桃李劫》上映以后，《毕业歌》就象插上了翅膀，迅速地传唱开来。它鼓舞着千百万青年，为祖国的存亡而英勇战斗。

一九三四年，聂耳听说影片《风云儿女》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，他主动跑去“抢工作”。担任编剧的夏衍给他看剧本时，原来他早已知道了影片的故事。聂耳把田汉写的歌词念了两遍，马上说：“作曲交给我，我干。”这首歌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电影《风云儿女》刚一上映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迅速而广泛地传唱开来。这首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，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岁月里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中，它都激发着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光荣地被确定为国歌。直到今天，它那激昂的音调仍然以巨大的号召力，鼓舞着我们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勇前进！

海涛无情 英名长存

聂耳在努力创作革命歌曲的同时，继续为报刊撰写评论文章；他和一些革命音乐家发起成立了“中国新